

◆ 安庆地理

◆ 逝者追忆

“皖城”诗文费思量

何诚斌

在怀宁石牌,一外地朋友问我,海子故居离这里不远吧。我告诉他,海子家乡在怀宁新县城郊外高河镇查湾村,这里是怀宁老县城。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年后怀宁地理人物,会有诸多因涉及县城搬迁而需要考证才能澄清的地方。

以古代“皖城”数次迁移为证,潜山市梅城镇、安庆市大观区山口乡(曾属怀宁)、安庆老市区都先后称为“皖城”,不了解历史区域演变及行政区划变革的人,容易将安庆的地理环境及人文历史搞混淆。

清代江苏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复于嘉庆十年(1805)游皖城,留下美好印象,他在《浮生六记》中记下了这段“浪游”经历:

九月,余从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庆府之任,溯长江而上,舟抵皖城。皖山之麓,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墓侧有堂三楹,名曰“大观亭”,面临南湖,背倚潜山。亭在山脊,眺远颇畅。旁有深廊,北窗洞开,时值霜时初红,烂如桃李……

沈复游览的“皖城”,应该是安庆,如大观亭、王氏园都在安庆,可他将潜山与安庆的地理环境弄混了。元朝名将余阙的墓不在皖山之麓,如果凡是安庆境内的山皆可称皖山,那么大观亭“面临南湖,背倚潜山”也不对,潜山在百公里外呢。或许,沈复没有请导游,以为安庆城西的柏子山脉以及洪家铺的东山、雪山等为皖山(潜山、天柱山)吧。

大观亭上可眺望群山,清代陶孚尹《皖城大观楼》诗云:“高楼直上斗牛边,形胜犹思创建年。槛外云山三楚近,樽前烟树九江连。”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皖河在夏秋水期可通轮船,洪铺镇与安庆城两地往返,乘客称之为“坐小轮”。我坐过无数次小轮。在安庆城西,皖河入江的河口以及皖河下游,七里湖、八里湖与皖河相浸,水面宽阔,烟波浩淼,若航海般动人心魄;北岸由东往西一座山连着一座山,重重叠叠,连绵十多里,令人遐想。我年轻时读到王安石的诗《过皖口》:“皖城西去百重山,陈迹今埋查霭间。白发行藏空自感,春风江水照衰颜。”立刻以为此“皖城”,是指“山口镇”。后来有人对我说,此皖城应该指潜山皖城。现在,我仍觉得皖口(山口)就是王安石诗中的皖城(南朝陈武帝时筑的城)。我太相信自己坐船溯行皖河、西望群山入目的感觉了,所谓“陈迹”大概指发生在安庆城西与山口一带诸多战事。如果

皖口在潜山某处,那么其西在今岳西县,西南在今太湖县,就离江远了,而他有诗《渡长安岭至皖口》,其长安岭在安庆西洪铺镇与山口乡交接处,也就是说古皖口即今山口。还有一种可能,王安石将舒州府内的城均称为“皖城”,这使得后来的游客,将之混为一谈,如沈复等人。

王安石任舒州通判三年,后调京任参知政事。同乡好友曾巩的弟



春天草场 何虹 摄

弟曾宰(子翊)被派到舒州做掾吏。曾宰行前问王安石舒州的情况,王安石赠诗《和曾子翊授舒掾之作》:“皖城终岁静如山,府掾应从到日闲。一水碧罗裁缭绕,万峰苍玉刻孱颜。旧游笔墨苔今老,浪走尘沙鬓已斑。揽辔美君桥北路,春风枝上鸟关关。”诗中“皖城”则为舒州治所,也就是曾宰前往任职办公的地方,否则诳曾老弟,有介绍不实之嫌。

明清之际,皖城分明指安庆了。刘基在《百战奇略·攻战》中写到东汉建安十九年(214)五月,孙权与曹操争夺皖城之战。孙权采纳吕蒙之计,此役获胜,孙权特别高兴,据《晋书·乐志》载,“吴使韦昭制鼓吹十二曲”,包括《克皖城》:“克灭皖城,遏寇贼。恶此凶孽,阻奸慝。王师赫征,众倾覆。除秽去暴,戢兵革。民得就农,边境息。诛君吊臣,昭至德。”刘基评价孙权、吕蒙“知彼有可破之理,则出兵以攻之”的经典战例时,已距其战1100多年,而自己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竟也指挥三军攻克了皖城。他当时清不清楚今之皖城(安庆)非昔之皖城(潜山)?不会当作同一个皖城吧?朱元璋夸奖刘基:“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州,尔多力焉。”刘基让功于人,写诗称赞杜安道:“拔薤皖城犹俯拾,探穴九江无险阻。”

元末明初郭奎《送孙良玉还同安》,明代宋珏《泊皖城三日怀白下故人》,明代李孙宸《皖城舟中立春》,清初王士禛《皖城怀古》等等,路过与逗留安庆这个“新皖城”并留诗的人不少。

可是,仍然有一些将潜山、安庆同称“皖城”或两者“混搭”而让读者费思量的诗作。北宋文学家黄庭坚曾游过皖公山,写诗多首,诗题与诗句都没有“皖城”一词。但他的后裔、清代诗人黄景仁有首诗《渡江之皖城》:“舲舳轻一叶,横渡正惊风。去岸辞罗刹,同帆揖皖公。九江淮垒接,一柱海门通。尚想周公瑾,当年作镇雄。”此“皖城”是长江边的“新皖城”,还是皖河上游的“老皖城”?

明代王世贞《过皖城》:“不问江南北,江风任往还。杯中是何物,青峭皖公山。”他经过的皖城,是安庆,还是潜山?是在安庆联想到皖公山?还是在潜山亲睹了皖公山?他有另一首诗《阻风安庆》:“长怜拙宦似今朝,愁水愁风上汉遥。何似长年回鹄去,满帆秋色下枫桥。”

清代文史学家李慈铭《夜过皖城作》:“天涯倦鸟几时还,千里江程未得闲。瓶里茶香秋浦水,枕边灯影皖公山。烽烟淮甸犹传檄,鼓角严城早掩关。为想十年征战苦,至今猿鹤怨刀环。”这是他夜过安庆,由憧憧山影产生身临皖公山的感受吗?

画者

沙河湾

1989年到市新华书店参加工作不久,领导就安排我和另一位刚来的大学生到东门康熙河书库撕毁老旧、风黄、污损的存书的版权页。撕着,撕着,不免觉得有些心疼。压在仓库里的“陈货”,品种真不少,政治类、学术类、课程辅导类,还有文史哲、工具书等等,随着形势变化,时代的发展,有些确实需要撕页化浆。面对这些即将被毁弃的书,我觉得有不少是可以留下来的。或许店领导早有安排,或许我的“进谏”起了作用,当年秋季开学过后不久,书店就在吴越街门市部后面的库房独辟一处,办起了为期一个月的优惠书市。开业当日及其随后多日内,场面十分火爆。如今与笔者年龄相仿或大一点的读者也许都曾在这一书市中获益。我自己的那本《实用汉语成语词典》就是在这里淘来的,我自己用过,儿子用过,前些年日,书店与有关单位举办全市成语英雄赛,我的这本词典又派上了用场。

一个月的特惠书市过后,我觉得把这些看似无用的“废品”就此送进纸槽,还是有些惋惜。随后我在书店领导支持下,办起了特惠书店。开书店需要美工,需要广告宣传,我就认识了书店时任办公室副主任邓青。

邓主任手头事情很多,美工只是他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特惠书店开业前夕,邓主任帮助书写、安装书架分类牌,字体大方浑厚,既有颜体的宽韵,又有魏碑的遒迈。为了支持大学生承包的书店开业,他还找出平时书店很少启用的立式广告牌,按照我提供的“新书目”,一一工工整整书写好。广告头,大字,蓝中套红。为了引起读者注意,文字周围还饰上美丽链环。中间20多条书目,字字醒目端庄,笔力遒劲,让人在阅读书目的同时,也仿佛享受着书法的美韵。与此同时,邓主任为了支持我的小店,还安排他老家东流镇的一位学徒来做我的“店伙计”。

邓主任为我的小店开业真是操碎了心。他为特惠书店书写的开业海报,我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舍得换。

后来,我调到集贤路综合门市部担任主任助理。新书的进销调存是我的分内职责,书店门口的新书广告宣传自然囊括其中。开始,我找邓主任帮忙写,有时找隔壁经营眼镜生意的浙江小伙张永熙书写,还请我的同学在书店一楼转拐,弄出了两份新书目简报——《社科新书目》《科技新书目》,涵盖最新的时政、经济书目。邓主任手头事情多,当时书店门店又不单单集贤综合门市一家。找隔壁张老板,人家有自己的经营事务;找同学,他偶尔过来帮帮忙可以,长久也不是个事儿。自己动手吧,书店是文明窗口,不着章法的新书广告是出不了门的。我就建议书店办个书法培训班,邓主任正有此想法,书店领导全力支持。这样由邓主任主导的书法培训班在书店行政楼四楼小会议室顺利开班。

培训班每周两次,晚上7点至9点。商校老师讲钢笔书法,邓主任讲硬笔和毛笔书法。邓主任的授课给我印象深刻。通过一个多月的培训,受训者对书法基本要领有了基本掌握。我呢,一边听课,一边买几本字帖在家练习。1991年春,当我离开集贤路综合门市部时,门店的新书海报能凑合着写。

邓主任后来担任办公室主任,事务更多了。按照他的话说,办公室的事有20多项。而我又调到别的部门,同邓主任接触机会少了。随着电脑、网络的普及,书店经营模式也脱胎换骨,传统的美工宣传逐渐被电脑排版、机器制作所取代。岗位变了,时代发展了,邓主任对自身的业余爱好,对书画的眷恋与倾注仍不减当年。他带徒五六个,传授自己的技艺,由字转向画,画草木,画飞鸟,画山水,画渔翁……

后来,邓主任因病住进医院。住院期间,我以单位部门负责人和工会委员名义曾上医院探望。随后两年邓主任病情越来越重,未过花甲之年,就离开了人世。

邓主任离开人间有10余年了。很遗憾,我从未向邓主任索要过一幅字一幅画。回想邓主任,他淡泊名利,处世雅然,本身不就是一幅画么?

